



退溪集

二十五

~ 16
2327
27



和
2327
30-27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行狀

明宗大王行狀

國王姓李氏名 字 恭僖王之次子 母妃
 尹氏初 恭僖王元妃尹氏既誕 榮靖王而
 薨又納 尹氏為繼妃領敦寧府事坡山君之
 任之女也以嘉靖甲午五月二十二日生 王
 王生而穎秀不妄嬉戲明悟善學 恭僖王稱
 愛之封為慶原君嘉靖二十四年 巳七月
 榮靖王疾大漸 召大臣入臥内 曰子疾殆

將不興予無嗣子 先父王嫡子 戎與慶原
君二人而已諱雖年幼聰睿夙成 付後事卿
等其共輔立之 王薨大臣奉 遺命請 王
權署國事遣陪臣宋璵等告訃于 朝且請承
襲是年十二月 世宗皇帝賜制曰子承父業
是為人道之常弟紹兄封允合天倫之正肆彝
章之具在斯渙命之有加咨爾朝鮮權署國事
李諱世居海嶠裔出王家習尚每嗜乎詩書風
教素承乎禮義念國王之嗣絕宜茅土之爾歸
揆諸世次以當承參之輿情而允為參降絲綸

之重俾膺圭爵之榮茲特封爾為朝鮮國王錫
之誥命繼守舊封思繼前人之緒寵頒新渥益
增藩服之光無忘北闕之恩永作東方之翰又
勅曰爾兄王諱於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
薨逝無嗣爾既系王親弟理宜承襲茲特遣內
官監太監聶寶充正使郭鑾充副使齎詔示爾
國人封爾為朝鮮國王繼理國政爾宜服膺君
命圖紹先業秉猶義保國安人為中夏藩垣
之臣并封爾妻沈氏為王妃及頒 爾及妃誥
命冕服冠服綵幣等件至其飲 王即遣陪

臣右議政林百齡奉表陳謝 丁卯年十二禮
接 詔使無違度廷臣咸以為 王幼冲學
問最急卒哭前請開書筵 王為 榮靖王居
喪以禮猶日與儒臣講讀不輟左贊成李彥迪
書進先儒格論且勉以勤學問敬大臣納諫諍
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 王謹受
而思服焉二十五年夏大臣以盛暑請停書筵
三不聽者罷異物無名之進蠲窮民積年之逋
下教禮曹曰近來教導未至風俗澆薄不孝不
友不嫺不睦之法自有國典而閭閻之人不聞

署一本作
署

不學蠢愚無知妄行非義以觸罪辜良用惻然
據古彝倫之教參酌國法作為教目廣布中外
使窮鄉僻巷之人無不周知如有違者嚴加責
罰以淑人心以正風俗講官以無逸并抑詩進
戒則曰索於內藏得 先朝舊案上寫無逸篇
已備觀省其作屏寫抑詩以來二十六年僕臣
因輪對請買馬於他境弘文館舉 先朝禁買
之事且書周書旅獒罔命二篇以進戒 王欣
然嘉納是時水旱荐臻連歲飢疫 王為之憂
懼憫惻不遑寢食省咎責躬求言請闕督令內

外官吏脩舉荒政至於放租弛禁移粟納穀勸
分收棄之類靡不究心病者拯之死者瘞之
謂大臣曰為人君者聞百姓飢死不急賑救則
安有視民如傷之意乎予今晝夜憂慮固知彼
濟鄉等亦宜商議善處之謂民生休戚係于守
令每令銓曹擇人以授于時有吏犯贓 王曰
先王朝職法甚嚴今則不然貪風日熾民受其
害事露者不可不痛繩以律二十九年因慶尚
道觀察使 啓請頒降內藏書籍于豐基郡白
雲洞書院 賜額褒美後又 命各道有書院

處咸加勸獎書院之作由是盛焉三十一年
命選朝紳之素稱廉謹者賜寧于 宮庭舉遺
逸得成守琛等五人皆叙六口 職書筵講大學
衍義至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闇
主一不之察慨然嘆息因論唐僖宗殺諫臣事
曰興國之君樂聞其過亡國之君惡聞其過直
諫者死矣以不亡講近思錄深有味於養知莫
過於寡欲之言曰此與養心莫善於寡欲語意
相符其沉潛學問類如此三十二年冬擒獲漂
流倭賊遣使以獻 皇帝降勅諭曰邇者倭夷

陵
一本作

侵擾海陬屢該南直隸瀾江等處鎮巡官奏聞
已命督兵驅逐出境其餘寇奔逸方行沿海地
方嚴加戒備茲王奏稱陪臣賀節回國傳聞倭
逆搶攘即便整朔兵船預肅堤防及擒獲漂流
餘孽鉅牌等器差賀至陪臣李澤等管押解獻
具見王奉藩忠赤 朕甚嘉悅特降勅褒諭仍
賜白金紋錦綵段以答忠勞三十三年 賜酒
于學宮 教曰學校風化之原首善之地近來
學校凌夷是雖上不能鼓舞振作之致師生之
習亦為偷靡惟爾師長學子各勉授受以副予

樂育英才之意又曰人之為學莫切於小學而
近廢不讀或莫甚焉其令禮曹申諭勸勉使人
人樂學以敦根本教于八道觀察使各其地方
如有孝子烈女廣問馳啓又謂侍臣曰孝行節
義所當崇獎故搜訪之意已下于各道矣人皆
以節義為貴則於為國乎所關豈小哉仍下當
代三綱錄于政院令印布中外三十四年旱災
切迫 王於禁中親禱得雨如是者再教銓曹
曰為政之道莫如得人若不得人如為國何惟
爾該曹更加慎擇參諸物論守令則用慈祥愷

惴者學官則用學問該博者且孝友廉謹節義之士及清白吏子孫交獎陞遷三十五年視學坐明倫堂以手筆諭之曰予以涼德叨主臣民雖不及文王作人之美豈無唐宗崇學之志乎留意學校欲使人才蔚然而出歲月逾邁迨不見效是乃予作成之誠未至而然也學貴務本常顧堂名以忠孝為本皆為他日君子儒是予之望也謂書筵官曰人非聖人誰能無過知過必改則善矣又教曰為囚求生道此仁政之一端也予念外方獄事許多縲紲之中豈無冤

枉之淹滯況今沍寒陽生之月乎其令八道司獄務速決放如有疑獄詳覈馳啓三十六年四月 皇帝勅諭曰近該王奏倭寇被風漂流船隻至王國境內觀察使李潤慶等乃能督兵擒捕內有中國被擄人民令陪臣沈通源等管押前來具見王奉藩忠順朕用嘉悅茲特降勅獎諭仍賜白金綵段以答忠勞 王以適子順年已七歲宜早定國嗣乃遣陪臣李名珪等請命于 朝三十七年正月 皇帝降勅曰朕惟立長繼序古之制也凡有爵土者罔不豫定以係

羣情之望近得王奏本國臣民議欲立王嫡長子願為世子王不敢專請命于朝具見王恪守忠敬事下該部查覆特賜俞允茲命太監王本為正使趙芬為副使齎勅并紵絲紗羅等件封頭為朝鮮國王世子夫藩國之職莫善於秉猶遵義輸忠效誠王自上世以來循行已久今既立世子王宜明示此訓俾率由罔替世享有邦庶不負朕命無忝前人初國祖康獻王被本國叛賊尹穉李初誣告于中朝稱為逆臣李仁任之後皇明祖訓及大明會典俱錄其語

自王六代祖恭定王及父恭僖王時累嘗控訴辨誣每訴輒蒙許改而所改之詞尚未昭示及王嗣服當嘉靖三十六年遣陪臣趙士秀陳乞得旨如前至四十二年差陪臣金澍具實封奏本辨訴益力是年十月皇帝勅諭曰朕惟體臣柔遠帝王御世之經邇本明宗子孫光前之孝咨爾朝鮮國王諱世篤恭順作朕東藩屢以祖系陳乞釐正蓋恥蒙詬訾而急於昭雪情見于辭朕特允爾所奏宣付史館因會典之舊文載爾祖之真詒庶瑕傳信炳如日星朝廷與

爾國皆知出於李子春而不出於李仁任也。是一以安爾祖於既往，一以慰爾望於斯今。於爾國不有禁施哉於戲，錫類正名既已成。爾之孝紹先，謹度益當竭。爾之忠四十四年四月，母妃尹氏寢疾，王藥物必嘗以進，祈禱無所不至。及薨，王執喪外閤，哀戚備盡。九月，王遇疾危劇，王世子頤先二年而殂，逝國人咸憂恐。大臣亟以建儲為請，王妃以王命下一封書于大臣，密定儲嗣實。王庶兄故德興君昭子河城君舊諱也。已而王疾乃瘳，命別擇儒

士為師傅教誨之數。召入講問所學，親愛有加。十四年六月，召經明行修之士李恒等及徵士曹植其人，或有病不能赴。召者遣醫藥致懇，敦諭前後至者，輒延見，虛心訪咨，備見嘉尚之意。命超授內外職，有以白衣陞至四品者，復追贈徵士。成守琛、徐敬德職十月，因災異下。手教曰：天人一理，顯微無間。人事失於下，天變應於上。予以否德，叨承丕緒，慄慄危懼。共有餘年，而眾災疊現。乃於十月，既望燁燁震電，有同夏月。又有開花結實之異，陰陽失序，寒

暑反常又於小雪前宵雪裏雷鳴上懼譴告之
切下愧疵政之多豈無致災之由盍盡消弭之
方予念君心萬化之原而心有所未正歟王朝
四方之本而政有所未清歟用人雖慎擇而賢
或有遺者歟苞苴雖禁斷而賄尚有行者歟赤
子困窮而字撫失其宜歟軍卒疲弊而抃恤未
能盡歟邊圉虛疎而備禦或有闕歟賞罰僭濫
而功罪或未辨歟賦役不均而民怨有鬱塞歟
風俗不美而綱常有倒置歟言路或未通而納
諫有未快歟誠恐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予之

寡昧邈焉不逮公卿大夫間巷草野之間必有
深知矯弊之策者各以所懷盡陳無隱冀聞不
諱之言用答仁愛之譴閏月領議政李浚慶上
疏極陳時政闕失且請建儲蓋前雖有 命未
有名號故也 答曰予以否德遇災修省方切
求言之時卿以首相進藥石之言予嘉卿愛君
憂國之誠也儲副久虛予爲宗社豈不深念哉
丁卯正月謝恩使尹玉等馳狀報 皇上諱音
王即日率羣臣力疾舉哀即差陪臣宋贊陳
慰使鄭宗榮進 香使又差右議政權轅賀

登極使遣之夏六月 母妃三年喪畢追慕益切猶不御華美之服 王自居憂恒有羸疾至是翰林院檢討官許國兵科左給事中魏時亮奉詔勅且至 王於迎接大禮惟恐有失虞度方深又時當盛暑大臣慮 王因勞致傷勸勿躬行 祔祭 王曰宗廟祔享至重之禮予非甚病何忍付有司攝行再請曰予與其不祭而心勞病重孰與親行而身勞病輕乎遂力而行之因勞熱馴致疾革是月二十八日辛亥薨于景福宮之正寢享年三十四在位二十二年是

日曉 王妃申乙丑年之 命令大臣奉迎 河城君今諱入主喪權署國事 王孝友聰明恭儉勤懇事大之誠出於至性凡修聘接使之際致謹于書禮役志于享物必極其忠敬於 皇朝吉凶之事慶戚之情如不違咫尺焉 上國人民自虜中逃來解送共一千二百十六名漂流人刷還六百五十四名必皆厚給衣糧期得全活 王常念付畀之重恐不克負荷廟社之禮嚴畏如臨 先王之法遵守勿替當在冲年 母妃嘗同聽斷未幾還政 王奉事承顏養

志委曲盡意三時問安出告反面自始至終未嘗少懈 王於 榮靖王有繼序之重因心之友義所彌隆其事 王妃朴氏如事 母妃妃嘗有疾其於醫禱之外所以因事慰安之者有足以感動幽明者已而妃疾良已宗室諸親恩施有差其最親者時 召入內與之歡洽如家人禮倚任輔相有事必咨重待臺諫言必嘉納凡聲色遊畋之娛一無所好燕寢左右書清心寡欲明日達聰誠敬和勤好賢樂道等語以自警夙興夜寐垂意庶務有暇則繙閱經史翛然

端坐日以為常雖遇體倦未嘗跛倚大臣嘗入問疾衣帶必飭左右請仍便服不許後宮宦侍不與之親暱如有罪戾不少容貸或付諸有司而論如法勵精圖治惟日孜孜崇儒雅而喜文學尚風化而重節義暇日屢引諸學士讌語從容揚擢古今兼試文藝寵渥優異或 召儒生於 便殿講論經義優者賜出身以獎成之遇災恐懼必引已之愆尤臨民惻怛如親手而撫摩欽恤刑獄而痛繩濫刑之吏軫撫軍卒而屢褒撫軍之將法所當加無撓於勲戚之負犯害

所當去益決於異教之滋蔓中外章疏或有訐
激未嘗加罪大小官司少有欺蔽未嘗不覺願
治之意守成之規可法可傳四方無虞民不見
兵革雖南倭北狄猶知怛威而報德雖古稱賢
明之主亦無是過而憂勞成疾奄忽 薨逝一
國臣民之痛曷有窮哉

崇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龔巖李先生

行狀

李氏之先慶之永川人也至公高祖軍器少尹
諱軒始移居于禮安縣之汾川里遂為縣人曾

祖諱坡義興縣監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祖諱
孝孫通禮門奉禮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考諱
欽麟蹄縣監贈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贊妣贈
貞夫人權氏護軍謙之女公諱賢輔字渠仲始
參判公嘗遊小寺夢有神人告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既寤適聞權氏婦生男心異之故公少
名有慶是成化丁亥七月二十有九日也公生
而頡顛骨相不凡爽宕無拘檢好弋獵殊不專
力於學業弱冠遊鄉校乃始發憤讀書為詞章
種績不見其勞苦而功倍於他人其為程文語

輒警拔為儕輩所推歲乙卯中司馬試丁巳館
試第一戊午春釋褐權知校書館正字庚申差
永興府訓導時金公世弼為郎選曹深加器賞
辛酉被薦為藝文館檢閱壬戌公以謂史官記
人主言動而俯伏在遠榻上動靜有不及聞知
者多於事不便請稍近榻前庶記注無疎漏廢
主心拂而且然之癸亥歷待教奉教甲子陞成
均館典籍尋由侍講院司書拜司諫院正言一
日公入閣論書筵官所失廢主方讎視言官乃
因事發怒曰諫官有聞見所當即啓淹至翌日

乃啓可乎命下禁獄推配安東府安奇驛乙丑
廢主追仇近前之請而不記公姓名曰彼時檢
閱鐵面而髯者是也乃復追下禁府獄于時貴
賤庶枉縲係滿園上荒下慢不以時考問在獄
凡七十餘日而一朝忽被放命人莫知所以然
其實有一衛士不謹執旗者係囚其於啓單名
在公次御筆點放於此人而誤下於公公既出
獄則例還元配所至丙寅靖國而放還朝夫公
之為史官也昏朝亂政隨事直書者多加有忤
旨之事而其追獄又出於史禍慘酷之餘人皆

為公危之卒之得脫於無妄如此豈非天耶丁卯自典籍改戶曹佐郎陞司憲府持平遇事鯁直不撓時人號公為燒酒陶甌謂外黤然而內清烈也戊辰以親老乞外由刑曹正郎出為永川郡守監司宋公千喜語人曰守令之賢者吾於上道得榮川金世勳下道得永川李賢輔癸酉入為軍資僉正轉司諫院司諫明年復出為密陽府使密地廣人駭強悍健訟蓮牒雲委公命吏分房懸牌訟者各以所分坐其下因視吏勤慢而嚴治之刑獄衰息政聲旁達至今稱善

治乙亥秋以檢放失實罷丙子授繕工副正冬除忠州牧使明年為便養換安東府使忠州當四方走集務劇於密而民情作業公提綱挈領緩急得宜勸課農民舟船商賈之稅革其煩苛事治而民悅去之日追攀涕泣者塞道安東闔境皆親舊而與禮接近政多妨礙而公處之無難焉不容毫髮偏私於其間而人亦不敢怨公到處以育才為急至是大會儒士贍養有方遠近爭來集黌舍不容辛巳以禮賓副正入轉陞司僕正壬午拜司憲府執義遞為軍資副正除星

州牧使以政景 賜表裏褒獎乙酉以親老辭
歸丙戌拜成均司成改軍資正侍講院輔德丁
亥慶尚道有倭船致敗事公以掌樂正來推覈
未還特陞通政爲兵曹參知尋入政院爲同副
承旨戊子春以事左遷出爲大丘府使未幾辭
歸己丑授平海郡守換守滎川郡郡舊多逋欠
公至善措且節費逾年而已盈本數乃取其積
久難徵者悉焚其券民感悅辛卯丁內艱癸巳
服闋拜刑曹參議判書洪公彥弼參判黃公士
祐皆倚重之多有咨決秋拜弘文館副提學俄

爲右副承旨甲午春出爲慶州府尹刻弊尚簡
治效尤著丙申夏以親年益老解官歸養冬拜
禮曹參議未就擢陞嘉善爲本道觀察使公以
監司職兼風憲而本道親舊所在一開私謁之
門政法所由以壞乃峻立其防子弟親故無敢
伺候於公館者丁酉以事罷夏丁外艱公時年
七十有一尚與諸弟廬墓三年己亥夏服除冬
拜刑曹參判公久有退休之志庚子秋上章乞
骸骨不允乃請假浴椒井辭日左相洪公知公
因而圖退請留之 上引見勉諭以速還由是

不果遂志冬遷戶曹參判壬寅春病辭爲同知
中樞秋又稱病請浴買舟東歸一時搢紳領都
出餞自都門至濟川亭車馬駢闐其名勝賦詩
以贈咸稱盛事近古未有也公性本恬退不樂
榮利會於宅邊構明農堂壁畫淵明歸去來圖
人固知公志之有在又於是時計逾致仕之年
已數載據禮則爲晚故力求辭退而公體力康
健聰明不減故一上眷不衰時議亦以爲不當
去公謂如是終無遂志之日與其因循悶抑終
身而冒處曷若權宜善處以求合古者臣子以

禮進退之道乎故自庚子至是三歲之間請假
請浴期於身退而後已茲非逐例要名者所可
同日而語也自是而家居者十有四年其間由
嘉善而陞資憲正憲以躋于崇政而職常帶知
中樞府事夫身退而秩進在野而朝銜豈公之
心哉始出於無可奈何者也蓋癸卯一中廟嘉
其恬退則命守知中樞乙巳仁廟訪落之日
因公抗疏而獎忠誠則擢陞資憲己酉貳相金
公光準請尚節義則今上命授公正憲是年
國舉優老之典則又授公崇政每有一命輒控

乞辭免或箋或狀披肝瀝血祈懇甚苦至于再
三 朝廷輒不許加有賜給褒諭之 寵是雖
有知止之心其道無由恒不自快歎曰今之臣
子辭免無時得請何以措身於義安之地乎以
故雖常帶職而一不受祿焉然而其愛君憂國
之誠至老彌篤惓惓一念未嘗不在於是不以
退處而少弛甲乙之際 二聖繼陟摧慟哀殞
決欲強起赴臨以諸子切諫而止其上 仁廟
疏曰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殿下新揔萬機命哲命吉凶正在今日可不勉

哉先儒有言曰創業易守成難周書亦曰遺大
投艱于朕身先王以仁聖之資乘亂政之餘憂
勤宵旰多歷四十年之久號稱治平無事而致
治之效有未盡焉者多以此遺之投之於 殿
下殿下幸勿以盈成爲恃而艱大爲念因 先
王已盡未盡之政加今日善繼善述之功孜孜
無怠不愆不忘以盡重熙之績則治化之美豈
不增光于前烈乎雖然爲治之要在乎得人得
人之本則又在乎人主之一心其要不過曰明
與信而已明以辨之於授任之初信以委之於

既任之後待之誠而任之專明揚布列展其所
抱則向之所云治效之未盡者何難盡效先
王亦知以此爲重好賢樂士無異於古之聖王
而始以堯舜之難或有明信之未至不能無賢
邪之相混任用之不終終不得無悔焉此殿
下耳目之所及也可不戒哉是以古人之陳戒
其君也必曰疑之勿任任之勿疑必曰其難其
慎惟和惟一臣亦以此爲殿下初政獻焉甲
寅正月大司諫鄭公裕啓曰李賢輔國之耆德
今雖退老體力猶健苟加諭召宜可以至亦必

有陳獻之益上命政院下書褒美且令乘驛
赴關公惶惕不敢當乃上箋辭謝因言曰
殿下聽諫一事殊歉於如流之美前日禪科之
復寺院之修臺諫侍從以至館學儒生終歲爭
之而不得請新立科條太似浩繁亦諫而不見
納夫異端之於吾道相爲消長貽厥之謀不可
不念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韓
愈亦曰政令之改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
臣不知新立之條利於其舊如何而亦不知奉
行之一一無弊歟臺諫之職古人以木之從繩

水之鑒貌比焉蓋非繩不直非水難鑒方今忠
言讜論多有缺望之時無乃 殿下向善之心
有所間斷而然歟程頤曰人主接賢士大夫之
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
陶德性孟軻亦曰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吾如有
萌焉何哉伏願 殿下以高明之學加緝熙之
功堅定 聖志不爲他論所撓則忠言不逆邪
正不混朝綱不紊庶政修萬事理太平之治可
期矣初公方草此疏令子弟各書所懷而觀之
仍示手草曰汝輩所言皆切但吾非布衣上書

亦非臺諫論事老臣之言止當如此後識者見
之謂疏言簡當真得老成告君之體云乙卯五
月公屬疾澁往候之時適報湖南倭寇殺將陷
城之變公乃蹶起執澁手痛泣哽咽曰國事至
於此乎久慮及此今當奈何澁見公疾革恐因
是重傷權辭以解之公攬涕曰如爾之言吾可
以少寬矣至六月十三日卒于正寢享年八十
有九公天性孝友常爲親乞外專城七八奉養
備至具慶在堂子孫滿前戲綵怡愉愛日之誠
終始無慊鄉多老壽之人嘗爲九老會以悅親

心其在安東大設養老燕奉迎兩親作內外筵
主公執子弟禮奉觴上壽極其驩慶觀者皆歎
息泣下以為古今所罕從叔仁堅老無子欲取
公子仲樞為後公固推與公弟賢俊以濟其窮
親喪所需不責諸弟窮族之不能嫁娶者給資
裝或主其婚令無失時周急鄉黨不計有無或
至稱貸以自給得君賜分諸隣族或為酒饌大
召父老以樂之勤於為人拙於謀身介以持己
盈以為戒有一喜慶則憂形于色陞一爵秩則
兢懼靡樂恬淡寡欲凡諸服用簡素無華無異

書生平居必晨起盥漱整衣冠出居正寢以終
日簾几儵然雖寒暑猶然子弟婢僕恩無所偏
昏嫁未嘗希求於閭閻之家性雖高簡待人不
間愚賤表裏如一或置酒而邀請亦不苟辭居
鄉未嘗以私橈公本縣以十室之殘從前役法
戶出一夫單寡受弊公倡議八結出一夫由是
賦役均一公私賴之料事明審曲盡纖悉如有
所疑必虛懷咨問而行之至已有差失不少掩
匿輒向人言而改之此尤不可及者也公配安
東權氏忠順衛孝誠之女生六男一女男長碩

探娶訓練正任續女無後而次文探有才學
屢舉不第為蔭士次希探奉化縣監次仲探登
甲午文科安東府使次季探義興縣監次叔探
進士女適海州判官金富仁側室二男曰潤探
衍探蔭士娶忠順衛李承孫女生一男曰鶴壽
三女新寧縣監黃俊良次琴應仇金箕報奉化
娶內禁衛黃珽女生二男曰善承克承一女宋
福崇安東娶習讀潘士炯女生一男曰令承義
興娶忠順衛金玉堅女生一男曰光承二女揚
漢臣任鈞進士娶忠義衛李復新女判官生四

男曰壕埶坦圻公酷愛佳山水所居汾川乃洛
之上流山明水麗林壑深秀山之東崖有巨石
臨水陡起高十餘丈偃蹇奇崛公特愛之築室
其上以為奉親游玩之所即所謂愛日堂也因
自號為龍巖巖退閒之後尤自放於溪山間每遇
興到輒從游忘返其出必以遊山小具自隨或
竹杖芒鞋穿林陟嶽或籃輿兩奴傍野巡溪自
曰夫收豎見之不知其為宰相也其遇可人與
一水一石稍清陰處必班荆而坐得意欣然飲
酒不過三兩盃談笑壘壘終日不倦風禱蕭洒

岸韻森逸無一點富貴塵埃氣間出篇章立意
清新有非少年盛作所可及也好遊僧舍靈芝
屏庵月瀾臨江皆其所而最後常寓於臨江時
復輕舟短棹往來遊賞令侍兒歌漁父詞以寄
興飄然有遺世獨立意時人莫不高仰之過者
必造門候謁為幸焉安東歷典名城以公所以
養親者養公及奉化義興初得遠邑皆許接近
以便養 時三邑之奉公所感然而人益以為
榮故近世名卿福德兼而能全晚節者以公為
稱首臨終諸子環侍摧泣公顧謂曰吾年至九

十受 國厚恩汝等皆在百無餘憾死亦榮矣
汝等勿爾又曰葬勿過期喪事務簡儉言訖了
然而逝公可謂處死生而不亂矣滉生長鄉曲
公不以為無似每加誨借扶几從游者不知其
幾今年春滉歸自京師兩拜公於臨江寺之蟠
桃壇上極賜歡暢自今可以永供洒掃之役於
門下而家邦不淑奄忽至此嗚呼痛哉諸孤以
是年八月某日葬于縣北龍頭山南道谷先塋
之側謂滉忝侍最久見囑以行狀滉義不得辭
僅掇其一二而撰次如右豈敢期為秉筆者所

取以傳信於來世姑以塞諸孤之至意云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七月前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教真城李滉謹狀

星州牧使黃公行狀

星州牧黃公諱俊良字仲舉平海人高麗時有為侍中者曰裕中其遠祖也侍中之孫曰瑾當恭愍朝為左獻納與正言金續命上疏極論地震之變忤旨謫守沃川後官至寶文閣提學提學生諱有定仕本朝為工曹典書典書生生員諱鋹是於公為高祖自典書寓居于榮川生員

又移于豐基遂為豐人曾祖諱末孫司醞主簿祖諱孝童考諱解皆隱不仕妣昌原黃氏教授漢弼之女以正德丁丑七月日生公公生有異質夙解文字出語即驚人以奇童稱年十八就試南省考官得公策擊節稱賞由是文名籍甚每試輒在前列丁酉中生員己亥庭試直赴會試庚子登乙科第二人及第權知成均館學諭調星州訓導壬寅入學諭癸卯陞學錄兼養賢庫奉事甲辰陞學正乙巳以承文院殿考出為尚州教丁未秋入為博士其冬例陞典籍明

年以工曹佐郎丁外艱庚戌服闋自典籍遷戶
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預修 中宗仁宗兩
朝實錄冬轉兵曹佐郎進闕佛疏辛亥二月命
爲慶尚道監軍 御史換差承文院校檢六月
仍爲抽柱 御史七月遷禮曹佐郎不就九月
拜司憲府持平時有姓韓人在言路嘗有求於
公公不應爲所中論遞公遂爲親乞外得新寧
縣監丙辰冬病解印歸明年秋 朝廷以丹陽
凋敝特選其任用公爲守除挈家三年而秩滿
去而家居除禮兵正郎皆不拜庚申秋拜星州

牧使越四年癸亥春得疾辭歸在途彌革三月
十一日抵于醴泉境遂卒享年四十七公爲人
穎秀不凡明敏有風標眉目如畫才調華瞻將
無施不可旣屈跡于州縣則又不以職務爲卑
冗抑首文簿盡心民事其在新寧歲值不稔視
民之飢若己飢之賑恤得宜民以蘇息前政逋
負公能節縮補填數充則焚其券尤留意學校
增新文廟力加勸導又就古縣創學舍一區扁
爲白鶴書院藏書置田士心興慕丹陽甫下車
考視四境則僅餘數十戶盡厄悴顛連者乃詢

究積弊之由慨然曰官以民為本此弊不除吾民無生何以官為即上疏極言之其綱一云云其目十云云 御批獎諭曰無非愛君憂國予甚嘉焉特命限十年蠲貢二十餘條非公誠格于天何以得振古所無之 恩典乎由是丹民鼓舞流亡四集鄉校瀕於山澗往往有侵齧之患公命之移建得地于郡治之東材良制美一邑改觀其不以財殫而緩風化之原如此又以郡之前賢禹祭酒倬經學忠節皆足為世表於文廟西偏別構一間屋以祀之至於星州號稱

難治而公則不自以為難其興學一事視前之兩邑用力尤為深至先是廬牧使景麟建迎鳳書院于古碧珍之墟公因而增飾致美又重修文廟恢拓舊規會吳斯文健為州教官相與志同議合揀取弟子若干員分為四等令吳主教而已任其檢督每月一會講令其背誦所讀書因為之論難疑義考其勤慢第其賞罰州東有地曰孔谷因諸生願立書堂公欣然營構扁曰孔谷書堂又於八營縣立鹿峯精舍訓迪多方各隨其資之高下成就者甚多始商山周侯世

鵬爲豐守公以後進多與之往復論辨其異同
從違之間人已知其見識之明然而猶未能造
其堂而躋其闕故其在於朝惟以文辭名於世
其後稍從師友間聞性理淵源之說始知所謂
學問者不止於向來所云而嚶嚶然有意於此
學及得心經近思錄等諸性理書而讀之最後
又得朱子書而讀之於是深有所感發而大耽
樂之於星又有同人麗澤之助其志益勵其功
益深每於公餘輒與吳對案講讀夜以繼日忘
寢與食亶亶不倦人或以因勞生病爲規者答

曰讀書爲學本以治心養氣安有因讀書而致
生疾之理其或有之是者命也非書之罪也其
處獨也一室蕭然此聖賢要訓於四壁以自警
省而深有取於主靜持敬之語然每以仕宦奪
志官事膠擾爲深病欲一朝飄然脫去歸老於
竹嶺之下錦溪之上已占其地結屋數椽命曰
錦陽精舍以爲藏書講道之所夫以篤好之志
加靜養之功其見當有進其得當不止此此志
未遂疾病遽爾棄之可勝惜哉雖然公之名已
登於弘文養方之選戊午之春公見任丹陽而

通漢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二十
廷臣有議 啓欲召公處以文翰之職雖旋以
同進者甚間而止其為一時諸公賞識可知矣
而公則不汲汲加意於其所已能之技以取榮
進之利顧乃回頭轉腦求一世之所不求味衆
人之所不味不知非笑之為非笑禍福之為禍
福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茲其擇術之正嚮
道之勤所以為可尚也哉公篤於友愛凡有物
必先以奉慈堂分之姊妹弟姪而薄於自取其
於鄉黨故舊賙窮濟急如恐不及雖或以此得
嫌謗於人不恤也至其身死之日衾裯不具貸

布以斂而衣不充棺然後人又知其清貧如此
而不矯飾以自表於世也雅好佳山水凡所過
所蒞有一名山韻水必招人共討或挺身獨往
至則徘徊嘯咏竟夕忘歸若丹之島潭龜潭主
之以李隱士之蕃恣意遨賞亦頗尚奇好事尤
喜為冰江雪馬之遊嘗冬月江水正合自中原
緣江取路騎雪馬令人前繩滑轉以上過李君
而達于郡自以為快適無比其韻致率詣多類
此公病久日漸神用不爽其將終前一日與滉
書告訣辭意清新與平日無異聞其臨死了了

不亂亦如是云公娶禮安人察訪李文樛之女
無子以弟遂良之子瑛為嗣以明年甲子正月
日葬于郡東山內谷坎坐之原先塋之左察訪
即龔巖先生之胤某初識公於先生之門相與
游從最久且密愚陋無聞得公以警發者多公
之退歸實有往來修舊之約而公常憂我老病
難保豈料今日老病者在世而反哭君於康疆
之年也哉公之言行可紀者鄭重而不敢盡獨
撮其大者如右庶或他日秉筆者有考而拙訥
之文無所發明嗚呼悲夫公所著文集二卷詩

集二卷藏于家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十二月日
真城李滉謹狀

靜庵趙先生行狀

先生姓趙氏諱先祖字存直自號靜庵趙氏為
漢陽著姓七代祖良琪仕高麗為總管八元當
世祖朝以副帥破哈丹兵獻俘帝賜袍帶獎
之高祖諱溫為本朝開國功臣封漢川府院
君謚良節漢川生義盈庫使諱育贈吏曹參判
參判生成均館司藝諱衷孫贈禮曹判書判書
生諱元綱官至司憲府監察贈吏曹參判是為

先生皇考妣驪興閔氏縣監誼之女以成化壬寅八月十日生先生先生有美質少小嬉戲已有成人儀度稍見人非違輒能指言之及長知讀書修業慷慨有大志獨不屑意於科舉之文而興慕聖賢之風博學力行期於有成年十九而孤奉母家居至誠色養孝義之稱達於邦國正德庚午試進士居魁辛未丁內艱至乙亥夏廷臣有以孝廉薦聞除造紙署司紙是年秋應中廟謁聖別試登乙科第一人及第授成均館典籍俄遷司憲府監察禮曹佐郎司諫院

正言章敬王后之喪也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同上疏請復慎氏正坤位朝議以為非所當言請金翰事將不測先生獨力爭曰慎氏固不可復疏中所論亦大有理不宜加罪以塞來言之路二公由是得免選入弘文館自修撰歷校理應教典翰丁丑夏五月陞秩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僉以為長玉堂養君德非此人不可冬還玉堂為副提學主上雅尚儒術銳意文治庶幾復見唐虞三代之盛而尤倚重先生先生於是感不世之遇以致君澤民興起

一本大夫下有拜字

斯文爲己任以爲君心出治之本也其本不正則政體無依而立教化無由而行矣每入對必齋心肅慮如對神明知無不言言無不謹其進戒之辭若曰人之一心本與天地同其大四時同其運由其理蔽於欲而大者小氣括於私而運者塞在常人其害猶不可勝言況人君勢位高亢易致驕佚而聲色誘陷萬倍常人心一不正氣一不順則兆應於冥冥而釐作於昭昭彝倫斁而萬物不遂夫如是 主上所以存心事天以致中和之極功當如何也至於義利王伯

之辨古今治亂之幾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戒無不罄竭底蘊詳論而極言之或至日昃 上皆虛心傾悚而聽之日加獎厲戊寅春 朝廷欲設賢良科取人先生啓曰以 上之志治久未有成效者由不得人才故也若行此法人才不患不得也兩司與玉堂請罷昭格署累月不允先生詣政院謂同僚曰今日未蒙 允不可退至夕臺諫皆退玉堂仍畱論啓得 允乃出始會寧府城底野人速古乃潛與深處野人通謀入甲山府界多掠人畜至是因南道兵使

秘啓先諭密旨于本道遣李之芳往令其伺隙
掩捕置之法 上御宣政殿臨遣將相諸臣環
侍先生自外來請對進曰此事正類盜賊狙譎
之謀非王者禦戎之道且以堂堂大朝爲一么
麼醜虜行盜賊之謀辱國損威臣竊恥之 上
即命更議左右爭言兵家有奇正御戎有經權
詢謀已同不可以一人之言遽改兵曹判書柳
聘年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自少出入北門
彼虜之情臣實備諳請聽臣言 上猶却衆議
罷遣 上之待先生先生之得君可謂兩至矣

其一時以善類同超擢被眷遇者非一二相與
協力贊襄奮起事功剗革宿弊修明教條先王
法度次第舉行小學爲育材之本鄉約爲化俗
之方百僚無不聳勵而四方爲之風動矣然而
諸公之意未免失於欲速凡建白施設鋒穎太
露張皇無漸亦有年少喜事之人投合時好以
鼓作紛紜者多廁其間舊臣之不容時議因事
見攻者怨入骨髓先生蓋已早見其幾知道之
難行而欲避位久矣是冬 上特命陞先生嘉
善大夫拜司憲府大司憲兼世子左賓客門

知成均館事先生益以驟躋為大恐空懇力辭
上春愈隆愈不許人有見先生終不得辭而
退也憂懣之色滿容而無如之何也云已卯春
有金友會者誣毀士林事發廷訊先生以臺長
參焉兩司以先生不欲窮治友會論遞已而用
政府啓仍任厥後朝論欲追奪靖國功臣之無
功濫授者錄券先生亦同其議蓋是時先生既
不得去則其所以把握紀綱激濁揚清而令行
禁止者在所當然矣顧於時勢有大有憂者故
臨事不得不稍存調劑之意其化如申公黜李

循一本作
徇

公耵權公檢所見皆然乃隨時之義莫非中道
彼矯激輕銳之倫反以先生依違苟循迹同儉
邪至欲斥去彈劾者數矣不知向之羣怨在傍
磨牙鼓吻日伺間隙而駭機大禍忽作於開神
武之變嗟乎可勝言哉可勝言哉當日之事自
有國乘然而首相之涕泣牽裾誠動于天幸有
以少霽雷霆之威諸生之守闕號哭爭囚禁府
適足以益藉讒鋒之口此蘇軾所以吐舌於張
方平救已之言也先生以十月日謫于綾城而
後命之至在十二月二十日矣先生即沐浴更

衣從容謂都事曰主上賜臣死合有罪名請
恭聽而死都事無應先生又曰愛君如愛父天
日照丹衷遂卒享年三十八明年某月日歸葬
於龍仁縣某里先人之兆先生天分異甚絕出
等夷鸞停而鵠峙也玉潤而金精也又如猗蘭
播芬而皓月揚輝也年十七八慨然有求道之
志時參判公為魚川察訪寒暄金先生謫在熙
川先生素聞寒暄學有淵源因趨庭于彼而往
從之游得聞為學之大方蓋我東國先正之於
道學雖有不待文王而興者然其歸終在於節

一本察訪
下有而字

義章句文詞之間求其專事為已真實踐履為
學者惟寒暄為然先生乃能當亂世冒險難而
師事之雖其當日講論授受之旨有不可得而
聞者觀先生後來嚮道之誠志業之卓如彼其
發端寔在於此矣姑以可見之實言之其為學
也篤信小學尊尚近思而發揮於諸經傳其在
平居夙夜歛飭儼然肅然冠服威儀罔或愆度
出言制行動稽古訓其持敬之法也歟嘗入天
磨山又入龍門山講習之暇兀坐終晷潛心對
越涵養本原堅苦刻勵人所莫及其主靜之學

也歟孝友之行出於天性日拜家廟風雨不廢
奉養承順靡不由盡治家以正內外截然而恩
信行焉以清節自砥勵自奉如寒士嘗謂夫人
曰吾心國事不暇念家事宅產無營也關節不
通也騶直不納也其省身克已常若有不及者
少日偶值女色將近即麾去而避之尤持麴蘖
害性之戒見朋友之因酒失儀亦加峻責焉居
喪極憂戚追遠盡誠敬獎進後生各因其材論
闢異端欲先正本素履有聞而才足以率世英
華發外而風足以動人嘗於下輦臺 御坐先

生以大憲從班因事挺身而出趨而過前望其
儀表百僚盡傾環橋門者莫不咨嗟歎息語不
容口其為一時聳服如此而其自任之重也謂
吾君可以為堯舜謂吾民可以躋仁壽其忠貫
金石其勇奪賁育以匪躬之王臣當九五之盛
際進則日有三接退則人爭手額斯可謂上下
交欣千載一時矣奈之何天不能不使陰沴蝮
竦於其間而上不見其志之大行下不蒙其澤
之普被是則關時運係邦厄天地之所憾而鬼
神之所為戲於先生何哉而况先生嘗與許上

舍伯琦言童仆之駭俗又對成秀才守琛憂鄉約之難行則自任雖重非有固必之意也觀其力辭憲長而不得免也憂之之深如彼奇公遵嘗發山林獨徃之嘆亟稱愜焉則急流勇退本其雅素之志也顧近世待士大夫不循古義亡求去得請之例絕臣僚致仕之路一立于朝自病棄罪斥之外無從而去國則雖先生不合而圖退見幾而欲作其能遂其志乎既不能遂其退則禍患之來又烏可以智計求免此其先生所遭者為益難也雖然日月之光依舊明於氛

翳之釋義理之感久愈深於是非之定 中廟欲未乾心洞鑒而物論昭雪固已有渙恩之漸矣迨 仁廟卽祚因廟堂申論館學籲天於是克進先志命復先生職袂如初嗚呼天道之本有常而人心之固難誣矣放勳之有遺意而重華之所成美矣自是士學因可以知方世治因可以重熙矣斯文可賴而不墜國脉可賴而無疆矣由是言之一時士林之禍雖可謂於愜而先生崇道倡學之功亦可謂漸及後世矣抑又有一說焉自周衰以來聖賢之道不能行於一

時而惟得行於萬世夫以孔孟程朱之德之才
用之而興王道猶反手也而其終之所就不過
曰立言垂後而止耳其故何哉在天者固不可
知而在人者又未可以一槩論也然則先生之
進既以是名其不得有爲於世無恠也獨恨夫
退不克大闡其實以幸我東方之來者耳且夫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豈能一成於早而遽足
哉其必有積累飽餒於中晚而後大備焉向使
先生初不爲聖世之驟用得以婆婆家食之餘
隱約窮閭之中益大肆力於此學磨礪沈涵積

以年時之久研窮者貫徹而愈高明蓄養者崇
深而愈博厚灼然有以探源乎洛建而接響乎
洙泗夫如是則其遇於一時者行亦可也不行
亦可也所恃以爲斯道斯人地者有立言垂後
一段事爾今先生則未然一不幸而登擢太驟
再不幸而求退莫遂三不幸而謫日斯終向之
所謂積累飽餒於中晚者皆有所不暇矣其於
立言垂後之事又已無所逮及焉則天之所以
降大任於是人之意終如何也用是之故由今
日欲尋其緒餘以爲淑人心開正學之道則殆

未有端的可據之處而斷斷之徒悠悠之談反不能脫然於禍福成敗之間以至世道之益媮則乃有肆作指目以相訾謗行身者有所諱訓子者以為戒仇善良者用為嗚矢以重為吾道之病焉嗚呼此豈是放勳之遺旨重華之克追以為扶斯道壽國脉之盛意哉此又後來聖君賢相與凡任世道之責者所宜深憂永鑒而力救之者也故邇年以來所以轉移更張而明示好惡者非止一二世之為士者猶知尊王道賤霸術尚正學排異教治道必本於修身洒掃應

對可至於窮理盡性而稍稍能興起奮發而有為焉此伊誰之功而孰使之然哉則上天之意於是乎可見而 聖朝之化於是乎為無窮矣先生內子僉使李允洞之女生二男長曰定早卒季曰容今為全州判官先生之歿二子皆幼且有所畏避志行之述久未有屬筆而其事蹟之在人耳目者漸至湮滅中間洪上舍仁祐撰行狀一道往年判官遣其從姪忠男來以洪狀抵滉曰碑石已具請為銘文以表於墓道滉以不文辭且謂曰欲作碑文當先求行狀可也今

觀洪狀殊疎略須更可博訪多得事蹟而求當世大手之人補完行狀而後徐圖碑文未晚也近判官又遣人致書并示陰崖日錄等數件文字曰事蹟無緣多得而四顧無肯爲吾先把筆者敢再三瀆請詞情甚哀滉自念雖不及摳衣於先生之門受先生之賜則多矣旣辭碑銘又不爲行狀豈情至事從之謂哉且洪乃志學之士又先生里閭人也其爲狀雖略必有所徵據故乃就其狀中參以後得文字稍加隳括添減而爲此文姑以少塞判官之孳懇又擬續有聞

見庶可因此而爲完就之地耳若謂以此而可爲他日秉筆者考焉則先生之學問事業言論風旨載之史冊播於思詠者尤多焉安可以是限之哉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月日真城李滉謹狀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行狀

晦齋李先生行狀

先生姓李氏諱迪後中廟命加彥字復古
自號晦齋又號紫溪翁其先驪州人鄉貢進士
世貞之後中移于迎日復遷于慶州良佐村高
祖諱權副司直曾祖諱崇禮贈兵曹參判祖諱
壽會訓鍊院參軍贈吏曹判書考諱蕃成均生
員贈議政府左贊成妣貞敬夫人孫氏精忠出
氣敵愾功臣雞川君昭之女先生生于弘治辛

亥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稍長力學能文旁通舉業正德癸酉中生員試甲戌別舉朴世熹榜登第年二十四矣權知校書館正字差本府校官尋入為正字戊寅冬參軍公沒先生承重居憂制甚謹服闋稍陞至博士辛巳秋選授侍講院說書用薦為吏曹佐郎甲申乞外為仁同縣監丙戌以司憲府持平 召還轉吏曹正郎除掌令己丑由成均館司成出為密陽府使臨民御吏細大皆有條法吏戢民懷庚寅 召入為司諫院司諫時金安老久在拜黜 朝廷方議復

引用以為 東宮孤單須此人為之羽翼蓋安老子延城尉尚公主於東宮為有力也倡此說者正言蔡無擇無擇安老妻黨以此為安老得路之地大司憲沈彥光等隨聲和附舉朝靡然先生獨力言其不可與無擇不合無擇禱正言而物論旋訾先生立異左遷為直講先生一日過沈彥慶兄弟彥光曰直講何以知安老之為小人乎先生曰安老尹東京時熟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也此人得志誤國必矣彥慶曰雖入豈授以權柄乎但欲為東宮地耳先生曰

不然彼若入非久必秉國鈞專擅用事誰敢有
禦之者且東宮一國臣民所共屬意何待安
老而後安耶彥光怒起去乃宣言于朝曰李某
在朝安老不得入矣遂劾罷歸田里安老既至
聞先生攻已語亦不甚怒慶人有以賄求官者
安老謂其人曰慎勿令李某知之也丁酉冬安
老敗死中廟思先生忠直首命叙復為宗簿
僉正遷掌樂入王堂為校理應教轉中書由檢
詳至舍人除軍器寺正俄以直提學陞秩為兵
曹參知已而出尹全州歲中府境大治其民立

碑以頌德先生雖以親老乞郡其愛君憂國之
念未嘗一日忘于懷會因災異求言乃上疏數
千言其疏為綱者一曰人主心術為目者十曰
嚴家政曰養國本曰正朝廷曰慎用舍曰順天
道曰正人心曰廣言路曰戒侈欲曰修軍政曰
審幾微所言無非格君心措時務啓沃謀謨極
其忠讜中宗大王深加獎嘆曰古之真德秀
無以過也即命傳示東宮以及外朝特
旨陞嘉善俄拜兵曹參判兼同知經筵事先
生以謂如蒙採言則幸矣遂有僭賞非所敢當

上箋懇辭 上不許於是歷禮曹參判成均館
大司成司憲府大司憲兼 世子左副賓客弘
文館副提學在館又上疏極陳聖學本末時政
得失秋陞資憲判漢城府尋加正憲議政府右
參贊轉吏刑曹判書再為參贊大憲刑禮曹判
書左參贊癸卯求出為安東府使諫院 啓雷
之先生以母夫人老病在鄉不可以睽離遠宦
累陳情悃乞歸養 上慰諭之曰卿辭至切進
退有關故不允 命本道題給母食物又諭令
將母來京先生益為之惶恐感激請外愈力

朝廷不得已除為本道監司俾以少遂其情甲
辰入判漢城府兼左副賓客會病乞辭十一月
中宗昇遐亦未赴臨日夜憂慟病益重 仁
宗即祚首降 召命乙巳正月擢為議政府右
贊成先生再上狀辭病 上下旨敦諭若曰往
年 先王賜觀御疏固已嘆服且於書筵聞講
說予為卿留意久矣豈不合貳公乎仍賜藥物
令調以來閏月及三月連辭猶 不允至夏初
病稍間始克造 朝時先生感 兩朝知遇之
隆自力一行蓋將以有為也而 仁廟不豫日

久曠不視事國之隱憂有不可勝言者矣先生嘗私謂領議政尹仁鏡曰當今主上無嗣大君年幼何不早建白封為世弟以定國本乎仁鏡曰公言當矣但今山陵纔畢詔使臨迫何暇及此七月仁廟昇遐今上嗣服當舉垂簾之儀百官會議賓廳仁鏡曰今有大王大妃王太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默然先生曰昔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疑問且安有嫂叔同御殿之理乎今但定垂簾儀制耳由是朝無他議始開經筵先生入參

伏聞玉音琅然不覺喜淚下退詣春秋館柳仁淑問主上讀書何如先生曰聖質英明讀書無一字差誤宗社臣民之福也八月政府書啓十條一請慈殿善導養聖質二請博選經筵官恒與之講論遊處以進聖學三殿下於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不可不盡誠孝四請嚴宮禁防戚里五請慎擇宮人六請勿用特旨七請勿用判付八政院職出納惟允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九宮中府中當為一體請勿開私門以昭平明之理十

言 大行大王學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顯至治
奄至斯極今 上嗣緒國人方以望於 大行
大王者望於 殿下其機甚重願 兩殿留神
焉大率皆先生筆定也已而將治尹任等罪
兩殿同御忠順堂 密旨引見宰臣時 天威
震赫人莫敢少拂先生進曰人臣之義當專於
所事當彼時專心於 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
舉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有橫罹禍者聞者
縮頸而先生無懼色尹仁鏡 啓曰初議垂簾
時李彥迪問臣何殿當聽政乎臣答以 慈殿

當聽政先生位稍遠但聞其舉已名心疑之出
取注書日記檢得其証 啓之實然又不欲尹
得重罪乃書 啓云云仁鏡之言必不如是恐
注書記錄之誤也 上下其單賓廳仁鏡失色
無以對但囑左相洪彥弼彥弼 啓曰忠順堂
狹隘不便於記注官進退此必注書誤聞之故
也先生亦不復辨明焉是月錄入侍忠順堂宰
樞 賜定難衛社功臣之號先生力辭以為豈
可無功而濫受以紊 王典乎不聽丙午春入
劄云先賢之言曰君德成就責 經筵臣忝是

職日夜懼無以稱塞謹取先儒程頤格言至論
有裨於 聖德而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獻此
皆輔導幼主切要之言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
行之則其有補於聖功豈云小哉臣又念輔養
之道其講廟規箴固在於 經筵至於在宮中
保護教諭之益則專在於 慈殿宜於 主上
三朝之際常諄諄勉諭以勤學問敬大臣納諫
諍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而又必
以修身進德爲本視聽言動一循乎禮期以古
之聖帝明王爲法則 聖德日就爲 宗社無

疆之福矣三月呈辭省親將行進劄云王者正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心之要在於講學明理親賢遠邪而已沈
潛聖賢之訓窮格義理之源則方寸之間天理
日明人欲日消親賢臣遠邪佞則有薰陶匡掖
之益而無一曝十寒之患云其所望於 君父
者益深切矣然而當時冰炭之勢實亦有難相
容者既歸三上章乞辭職乃 命遞爲判中樞
府事于時禮官請於 當宁并垂簾先生聞之
上劄云人君南面而聽治當如大明麗天萬物

畢照況在臨政之初羣臣思得一望 清光今
乃御殿而障蔽 天顏豈不致羣情之疑阻乎
宋朝之儀蓋以皇帝聽政侍臣皆坐經筵講官
立而皇帝與太后東西相對相距密近故帝座
亦在於簾內我朝之禮侍臣與講官皆俯伏雖
史官亦莫敢仰視何必於 殿下並設簾障乎
至於 慈殿同御殿之時則只得如忠順堂
面對之儀行於今而無惑垂諸後而可法矣是
時朝論汹汹謾譟遂及於先生秋九月李芑
啓曰彥迪惑於邪論諂附 世子背叛 中宗

書上十條繫人主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
捄逆賊之言臣往以賊吏女壻不得為顯職彥
迪為大憲時始解之於臣有恩今臣為國不計
私敢 啓大憲尹元衡持平陳復昌等繼之乃
削奪勲爵丁未九月有無賴子匿名謗國之變
因而大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在其中江界府
安置夫以先生委質 三朝進退心跡昭如日
星而言論疏劄務引君當道忠誠懇惻終始一
致無一毫可疵而終至不免者無他焉初先生
在慶尚日都事李天啓以持平 召赴 闕請

於先生曰聞今當卜相物論皆歸於李芑何如
先生曰其人陰險不可以置相位已而李果相
而兩司劾罷之李聞其故深銜之至是李以元
勲當國用事先生與之同朝動與為矛盾一日
先生以院相入直召注書書 啓曰凡罪人當
取服定罪近日三省訊鞫過用刑杖徑殞者多恐
有橫寬欲望用校正杖得情然後定罪翌日芑
入見 啓草忿然曰渠恐杖落渠膝故耶加以
仁鏡用前釁反有嘆於先生元衡以先生嘗有
赦已之言屢欲約交先生絕不往由是深恨焉

三憾合勢其謀欲中害固不遺餘力矣矧乎一
時姦愞之徒誣善類阿時相以饗已利者相環
也凡先生所守皆彼之所畏彼輩今日之得志
寔先生平昔為 君相深憂而力防之者則先
生之以忠獲罪何足恠哉而於先生又何恨焉
聞謫命舉家號泣先生飲食言笑如平時乃屬
之曰好侍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
先生至謫所之明年戊申夫人下世是則為先
生終天之痛而先生素有寒疾至是人益危之
乃以遺衣服設位朝夕攀號毀戚以盡三年猶

無恙豈非有所扶護而然者歟其處困行患有以自安進學著書不輟其功未明而起乾乾夕惕其几案上書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爲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一日御史李無疆不意疾馳而入一府驚怖以爲有不善意先生不爲動正衣冠坐而看書其一視夷險不以死生窮厄易素操如此癸丑十一月以疾終于彼享年六十三甲寅返櫬于慶州十一月甲辰葬于興海郡南達田里之禱陰山從先壠也初先生先考府君蚤歲以儒聞

嘗魁本道夏課 成宗嘉其詩賦 召見賜衣
物俾留國學學焉後歸鄉里日以訓後生爲事
先生雖不逮趨庭之訓其家業固有所自來矣
孫夫人賢有識慮不以慈愛弛教督之方旣令
就學於舅氏孫吏判仲暎又撥貧窶資給遠邇
先生英悟出入天資近道不唯通經史習時文
不勞而早成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爲己之
學而欲求之雖未見有名門之師從遊而受業
然謂道備於吾性而其說具在方冊苟能篤志
無不得之理於是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誠意

之地爲人安重端詳雅有高超自少羣居肄業
或有嬉戲喧呶於其側若無聞焉年二十七而
作五箴畏天也養心也敬身也改過也篤志也
三十而又作立箴其言皆古聖賢躬行心得切
要之旨其操存省察於日用動靜之間懲窒遷
改於遵養時晦之際固已實有所事而非空言
也其罷歸也卜地於州西北紫玉山中愛其巖
壑瓌奇溪潭潔清築室而居之名其堂曰獨樂
益樹以松竹花卉日嘯咏釣遊於其間謝絕世
故端坐一室左右圖書研精覃思靜中下功夫

比之前時尤深且專一然後向來有聞而未甚
契者始若心融而神會親切而有驗焉養以冲
恬之趣積以歲月之久潛神性理遵聖賢進修
之方翫心高明樂鳶魚流行之妙夷考其可見
之行其事親也篤於愛敬而承順悅豫溫清滌
瀝靡不曲盡一第彥适與之友于如手如足治
家有法門庭肅然奴僕謹恭宗戚鄉黨撫待各
得其宜祭先之禮務盡誠敬特爲之編輯一書
名曰奉先雜儀旣參酌古今以定禮文又哀錄
禮記等書孝子慈孫竭誠齋祭之文以觀省而

奉行焉大有定力雖有倉卒未嘗疾言遽色靜
正自持其在全州遇節日張俗戲監司金公正
國正人也往往猶不免顧笑先生超然如無見
也其直玉堂或與同僚終日相對無言蓋持敬
功深非矯而為之本之於身心性情而行之於
家鄉邦國所謂有體有用之學述古而推今移
孝以為忠者也故其立乎本朝也進退建白如
彼其光明正大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至其
斥姦邪定危疑直前無畏雖賁育莫之奪也要
之其言論風旨太足以備勸講而補宸職其心

懇懇焉常以堯舜君民之責自任故其在謫遷
猶不勝其拳拳之忠嘗取易經進德修業之義
衍而為八規志欲獻忠雖以時義之不可而莫
之進其素所蓄積益可見矣然先生在當時既
深自韜晦故人未有知其為有道者混之不肖
固嘗獲登龍門而望芝宇矣亦懵然莫覺不能
以是深扣而有發焉十數年來病廢林居若有
窺覘於塵蠹間顧無所依歸而考問然後未嘗
不慨然想慕乎先生之為人頃年先生庶子全
仁來示先生所纂修諸書近全仁又遣其子浚

以其所裒集先生詩文誌銘及歷官首末言行事實重來示滉謹受而伏讀之反覆參究質之以古聖賢之言於是始知先生之於道學其求之如此其切也其行之如此其力也其得之如此其正也而凡先生之出處大節忠孝一致皆有所本也先生在謫所作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求仁錄又修中庸九經衍義衍義未及成書而用力尤深此三書者可以見先生之學而其精詣之見獨得之妙最在於與曹忘機漢輔論無極太極書四五篇也其書之言闡吾道之本

原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粹然一出於正深玩其義莫非有宋諸儒之緒餘而其得於考亭者為尤多也嗚呼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無傳焉麗氏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當時則率未盡明誠之實稱之後世則又罔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授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闡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于後者求之東方殆鮮有其倫矣青蠅止樊僅能誣芳

躅於電往中原采菽舉將仰高山以雲興則先
生之德業行跡胡可無記述以傳於世乎而滉
極知昧陋無聞不足以任是責矣徒以景仰尊
慕之心有不能自己者敢因全仁之請而僭為
之掇拾序次以俟它日知德能言之君子有所
據而裁幸焉爾先生內子封貞敬夫人朴氏宣
務郎崇阜之女不幸無嗣以從弟經歷通之子
應仁為後有庶子一人即全仁一女未行全仁
生二子曰浚曰淳全仁習詩書知義方玉山別
業全仁奉守云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寅冬十

月乙亥後學嘉善大夫前工曹參判真城李滉
謹狀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

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行崇政大夫

議政府右贊成兼判義禁府知 經筵

事權公行狀

公諱橙字仲虛安東人高麗侍中幸之後世為
著姓高祖諱厚監務曾祖諱啓經橫城縣監祖
諱琨龍驤衛副護軍護軍生諱士彬成均生員
是為公皇考妣坡平尹氏司宰監主簿塘之女

公生於成化戊戌十一月日自在髫髻岐嶷異
凡兒其文義夙達占聯屬對語輒驚人稍長文
譽蔚然丙辰中進士弘治甲子燕山試舉人公
策得中既拆號考官始覺卷中有處字 落請
去之先是燕山怒中官金處善直諫而殺之命
中外文字不得用處善字故也正德丙寅 中
宗即位明年丁卯公登第補承文院副正字薦
為藝文館檢閱戊辰由待教遷為承政院注書
庚午陞弘文館副修撰知製 教拜司諫院正言
禮曹佐郎癸酉自弘文館副校理歷司憲府持

平兵曹正郎復為持平政府奴鄭莫介者上變
告辛允武朴永文謀逆授堂上階時公將辭去
覲親與同僚議當 啓奪及還朝知其議中寢詣
闕駁諸僚仍 啓曰鄭莫介已知永文允武之
謀則當無雷即發而累日乃告不伏其辜幸矣
至授重加請奪其職 上從之時論快之甲戌
為吏曹正郎俄以事送西復戶曹正郎以親老
求為永川郡守丁丑陞朝奉大夫十月以司憲
掌令 召還轉議政府舍人復掌令戊寅以成
均司成階通政拜承政院右副承旨兼 經筵

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當公在成均一日有流
矢中大成殿棟上 上命館官皆下獄公亦在
其中適 上親御政特有政院之命政畢吏曹
判書李長坤前 啓曰權撥爲承旨甚合物情累
轉至左承旨九月儒生 殿講畢公進曰今日
殿講論仁仁莫大於繼絕世因論魯山燕山
不可不立後與右承旨金正國同辭極論曰恭
頎公芳蕃昭悼公芳碩俱無嗣 世宗大王命
以廣平大君璵爲恭頎公後以錦城大君瑜爲
昭悼公後至今頌 世宗仁親之厚昔周武王

立武庚以存商祀我國家設崇義殿使不絕麗
祀武王之於商我國之於麗猶不忍絕祀况魯
山祖宗懿親燕山 殿下至親亦君臨一時雖
無道獲戾於 宗廟而永絕不祀甚損 殿下
之仁請無畱難時衆議紛紜竟未舉行十一月
爲都承旨兼藝文直提學都承旨例爲內醫院
提調公 啓曰承旨朴英通醫藥請以醫提授
英因固辭不居己卯二月陞嘉善大夫禮曹參
判四月同知中樞府事六月出爲三陟府使公
見時事多故深以爲憂爲諸公力言之諸公不

能從求外補以去十二月北門之禍作猶以公
爲其黨罷歸田里者十有五年至嘉靖癸巳夏
中廟命收叙除密陽府使乙未丁外憂丁酉
服闋拜漢城府左尹戊戌出爲慶尚道觀察使
陞辭 上教曰嶺南巨藩近因年荒流亡相繼
卿其務措安集之方公 啓曰臣庶竭駑鈍死
而後已然爲治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人君
一心近來奢侈成風中外皆然災異不息 上
若崇尚節儉遠方亦自承化凶年不能爲之害
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可不戒哉未幾以事

遞還同知中樞轉刑曹參判兼五衛都摠府副
摠管累遷兵曹參判六月陞資憲大夫漢城府
判尹七月遷知樞以改 宗系奏請使赴京庚
子正月還判尹兼同知春秋館事二月奉 勅
回勅曰爾國數以宗系來奏祖宗俱有明旨但
高皇帝祖訓萬世不刊他日續纂宜詳錄爾辭
可無遺慮於是賞加正憲大夫 賜土田臧獲
公懇辭 不允四月知春秋館兼 世子右賓
客辛丑歷議政府左參贊禮曹判書兼知義禁
府事餘如故壬寅 世宗皇帝有官婢之變朝

廷議遣使陳慰公於經席進曰天子以萬乘之尊四海之主一朝不虞之禍出於賤御凡為人君秒忽不戒危禍所係 殿下勿以上國之事而尋常之恒加省念辭甚觸犯同列皆縮頸而退甲辰八月兼知 經筵俄復左參贊乙巳春有海舶樹旗幟過全羅界水使梁允義遣兵討殺事聞廷議慮其為上國漂流船將拿推允義擅殺之故時二南頗有邊釁公急詣 闕啓曰邊境不可須臾空鎮今拿推允義其間脫有警急誰可責任不如出他將交代後拿推 仁廟

禹難憲府 啓權撥憂慮國事待明來 啓所言正中軍機請即 俞允從之五月陞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兼判義禁府知 經筵事七月朔 仁廟昇遐 明宗幼冲以三公及公為院相更直政院參斷機務 命下公瞿然曰以我當此任如蚊負山奈國事向八月李芑鄭順朋許磁林百齡詣政院將 啓柳灌尹任柳仁淑等罪公與之議不合俄而 文定王后御忠順堂召六卿以上入議公 啓曰物論臣不得聞前日大小尹之說不知何自而出也然往者

病於朝堂每倚屏壁而坐既無子息不敢辭退
為國而然也柳仁淑得上氣證今已有年此等
老病儒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遠行得病
而死人皆曰國殺之也願上平心察之廣問
羣下情罪相稱則人心可鎮天變可弭矣又移
書尹元衡舉吾不西行大禍不止之語以責之
會林百齡許磁皆一啓請於尹任罪目中去
宗社二字順朋因是激怒乃上疏極言三人罪
復於忠順堂引對公即謝罪徑退於是三人皆
以逆誅論功行賞公亦賜推誠衛社弘濟保

翼功臣號吉原君已而順朋等啓權撥與臣
等論議不同請削勳十月兩司啓罷皆依允
時都下洵懼女婚洪仁壽自外奔走來謁則公
對書言色如平日少頃見人有來唁者然後始
知其罷也丙午臺諫再論奪告身丁未秋副提
學鄭彥慤告良才驛壁無名謗言因而大加罪
乙巳人公初命求禮縣付處俄移配秦川縣
押官到門公怡然就道謂鄉黨來訣者曰天恩
罔極矣進士琴元貞執公手不覺哭失聲公笑
曰吾以子為大丈夫矣何至是耶死生禍福天

也其如天何寄書于子東輔曰昔范忠宣年七十有萬里之行汝父之罪甚寬典也且吾負恩至此死即薄葬可也行至用安驛有禁府部指安東星馳而來一行驚倒號哭公正色叱之至則又移配朔州矣至碧蹄驛李晦齋彥迪配江界亦到公戲曰李貳相權貳相一時之行何赫赫也咫尺不相見而行至謫之明年戊申春感疾枕臥猶不去書授小兒千字文無少差家人不知其殆矣卒享年七十一其年歸葬于酉谷之某山某原至 明宗末剪去奸穢國是稍

變丁卯今 上嗣服克追先志凡乙巳以後庶冤羣枉以次昭雪十二月慶尚道觀察使朴啓賢狀 啓權撥忠義風節如此請與李彥迪俱賜追獎 上覽而嘉歎令大臣議處議謂二人所學所行燁然可稱允合追獎用光 繼述使士氣益振儒道增重戊辰春 贈公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公羊姿偉度風神秀朗器局峻整性儉素不喜爲華靡事位至通顯而自奉蕭然若寒士公子東輔爲陵參奉騎馬充肥公怒曰一命之

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汝甫得末官
瘠人肥畜如此敢望濟人乎會公當扈駕斥此
馬借騎於人雅好讀書雖直省在公亦未嘗廢
忘或遇聖賢言行切要處必拈子姪開示反
覆教告每曰為學須為己科舉特末事耳晚節
尤好自警編近思錄不去懷袖間 中宗嘗召
宰執宴後苑賞花 命各盡歡醉扶携而出有
內小臣拾得近思小冊不知為誰某 上曰落
自權機矣 命還之公外氏於 貞顯王后為
近親 宸眷異他而公益自謹避凡宰相聯內

屬者朝京回必有私獻公獨否曰非所敢也公
平居和氣薰然雖庸人賤隸遇待以恩厚閨門
之內不嚴而畏莫敢有交間者婢嘗奉盤而仆
羹汚公衣不形嗔恚坐溪亭有人乘馬過前隱
身而避之鄉人有為本府教官者來謁公道過
吏入府使聞而面數之官惶遽給應曰非我也
乃權令公也府使曰樞吏濟私權相亦爾乎恚
言不置公終不辨其弘量如此及至臨利害遇
事變義形于色直前擔當勇決如責育當其再
啓事也通夜草啓辭趁早將趨朝家人子壻

更扳挽泣諫輒麾去之至 關中公光漢相遇
並行問知公意愕然固止之公不聽詣院相李
公彥迪座招注書柳景深使書 啓辭李公視
草本亦驚曰勢已至此言之徒惹起不測耳奚
益盡抹去其危言處公却坐抱膝長嘻曰刪沒
如此不如不為之為愈也公與鄭順朋分深鄭
初告尹在時病甚移告數月是日始出公迎謂
曰令公亦何以來乎鄭色沮事定後語人曰凶
類即日當了吾聞雅某之言不覺汗背不復有
言而歇後李文仲處事不猛以致多日騷擾尹

思翼為人疎繆公屢責之引對日思翼 啓曰
大行王大漸時臣語權撥曰宜急迎大君入
內撥不答矣公但 啓云有大臣在非臣所能
擅斷退詣賓廳許公磁瞳視尹曰公欲捉權公
何耶當危疑時權公以大義力贊大計權公赤
心朝廷所共知安有他意尹面赤無以答初公
為吏郎時朴公說為判書見公來至握手相歡
飲或恠問之曰不見其人儀度乎異日當為大
器宋圭菴麟壽論當世人物云權公宰相中真
宰相也陰崖李公籽痛已卯之禍嘗書小錄曰

趙孝直當中興之運感不世之遇知無不言言
無不從庶復先王之治然後來諸賢年少氣銳
改絃無漸觸冒險阻物情大乖公與申大用權
仲虛等調劑兩間冀不至敗闕而新舊基之以
至今日斯豈人謀之不臧哉云然則公之在已
卯中可謂善處者矣若夫乙巳之禍公營謀至
再皆在於鄭疏未上之前三人罪狀未有的指
而目之以關宗社之名是其根連株連搢紳
糞粉豈止於竄黜三人而已哉此公之所大懼
其他則不知也故獨能奮然出萬死犯雷霆以

爭之設使彼時諸人皆以公之心爲心其舉措
之間一意於爲國紓難而無他心則於罪之有
無輕重得之無失而處之合宜無罪者不至如
是之糜爛而俱焚矣由是而論先事而拯人其
變未定於空雲忘身而犯難其義實凜於秋霜
鄭文翼公光弼嘗稱公有死難不可奪之節其
言詎不信然也哉然而當時秉國者旣以公爲
不知而固以爲大罪凡三遷謫所必置之窮邊
極惡之地若可以已矣其忿猶未息戊申二月
乃以公及孝公彥迪請處重典更進強聒其說

萬端尚幸 簾中堅拒不從嘻於斯時也二公
之得以善終豈不以神明扶祐有不昧於厥初
至于今日二公之特蒙獎典又豈非上天施報
果大定於既久者耶公配其郡某氏某官某之
女有二子長即東輔典牲署直長次東美造紙
署別坐皆進士一女婚即別坐洪仁壽也滉以中
表後生久蒙提掖之厚於公立朝大節蓋心識
之叙汝行事論諸方來義無可辭今因直長之
屬粗具始末如右以竢當世立言之君子有所
考信云隆慶三年六月日滉謹狀

先府君行狀草記

先府君諱埴字器之其先真寶縣人五世祖碩
始自縣吏試生員後贈密直使高祖諱子脩麗
季登第仕至通憲大夫判典儀寺事當鄭世雲
之討紅賊收京城也以裨將立奇功封松安君
避倭寇來安東會祖諱云侯中訓大夫軍器寺
副正贈司僕寺正祖諱積慷慨有大志善騎射
世宗朝建州衛酋李萬住屢犯邊 朝廷有
西顧憂創置寧邊巨鎮以控制形勢選公為判
官能贊佐府使曹備衡董治得宜遂有成績後

復從都節制使崔潤德征毛憐衛有功 賜爵
二級事詳崔致雲運籌樓記及載在本府名宦
終于善山府使累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考諱
繼陽中癸酉進士又移居于禮安縣之溫溪里
累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梁府事妣英陽
金氏副司直有庸之女以天順癸未九月十二
日生先君先君少與弟參判公堦俱有異質喜
爲學篤志勵精勤劬如飢渴先祖判書公早屏
舉業樂志林泉專以教子讀書爲事先府君先
娶聞韶金氏禮曹正郎漢哲之女正郎家蓄書

籍甚富而正郎早世恭人南氏常恨諸子不文
而喜先君之嗜學也謂先君曰吾聞書籍公器
必歸儒者之家吾諸兒不足以有此寶物遂盡
以書籍付先君先君因得大肆力於稽古經史
百家研究搜抉晝夜不輟業成與參判公皆爲
時輩所推服而其稱博覽則以先君爲多先君
嘗訓子曰吾於書食與俱嚙寢與俱夢坐與俱
坐行與俱行未嘗頃刻而忘于懷汝輩乃如此
悠悠度日何能有望於成就哉性高抗不能與
世俗相俯仰爲文又不屑意於舉子程式以故

每舉於鄉而輒屈於禮部至庚申魁鄉選辛酉
始中進士所居之南有一丘即靈芝山之後趾
雙溪合流于前雲山環繞可為盤旋之所指以
謂所親曰苟余終不遇於世當就此築室以處
聚徒授業亦可以不負吾志矣其明年壬戌六
月十三日不幸遘疾卒于正寢享年僅四十葬
于舍後龍頭山南麓樹谷先塋之側後累贈崇
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金氏生
二男長曰潛忠順衛次河醴泉訓導一女適辛
時繼室春川朴氏司正緇之女生五男瑞麟未

冠天次漪業儒早卒次灑戊子登第嘉善禮曹
參判次澄濟原察訪季滉甲午登第崇政判中
樞府事忠順娶司直權錘女生男曰寅二女婿
生員閔著元教授權桂訓導娶忠順衛朴華女
生三男曰完進士曰宏宥三女婿權胤卞宋遺
慶權義叔業儒娶學生李早兩女生三男宣憲
宰宰進士三女婿金博申士龍蔡有光參判娶
假引儀金復興女生五男曰宥曰審進士為察
訪曰審寘憲一女婿別坐崔德秀察訪娶萬戶
琴致韶女生二男曰宙騫三女婿李之英郡守

朴世賢琴仰聖滉娶進士許瓚女生二男寓直
長曰寀再娶奉事權礪女辛生一男曰弘祚習
讀一女壻縣監申暹內外曾孫男女七十五人
先君平日屢嘆曰吾諸子中有能遵吾志繼吾
業者吾雖不做無恨矣及其沒也伯兄甫授室
自餘諸孤並皆稚孩將不得持門戶守先業也
先妣夫人寡居四十餘年劬勞長育不失婚嫁
尤務於資給遠邇必欲其成就學業納之義方
叔父參判公又養視教誨如已子庶幾有立於
世者而後來諸孤之遵奉家訓未有可以慰塞

幽冥之望者至如滉無所肖似以先妣慈鑑之
識預憂其愚滯難行於世深以小官知止爲戒
而迫於虛名輾轉至此誠非本圖所及而失奉
遺訓甚矣惶恧哽咽之餘願惟先君墓前曾樹
一碣略刻鄉系而其石有故今當改樹竊伏慨
念前時未備已爲可憾今既改石而尚復因前
使先人志行終竟無傳於來裔是重吾不孝也
乃敢撰次世系事實如右將以扳控於當世有
德有言之君子庶幾得一言之惠以表賁墓道
以少申罔極之痛是冀滉無任拳拳哀懇迫切

之章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